

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的演说辞

李守常(大钊)讲 予同笔记



今天是贵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日，兄弟得参与盛会，觉得非常荣幸。我今天虽然谈到图书馆教育的事情，可是教育是诸位专门的学业。我对于教育没有特别研究，所以说的，或则是很肤浅。

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。想教育发展，一定要使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；换一句话说，就是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是研究室。但是想达到这种完美教育的方针，不(是)依赖图书馆不可。

图书馆有两种：一是社会的，一是学校的，社会图书馆的对象是社会一般人民，学校图书馆的对象是学生。这两种的性质不同，所以形式也不一样。我对于图书馆没有什么研究，不过现在担任北京大学的事情，所以谈一谈学校图书馆。

图书馆的历史，在中国和西洋，都是很久。老子曾经当过柱下史，这就是现在管

理图书的人。可是古代图书馆和现在的性质完全不同。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。管理员不过是守书的人，他们不叫书籍损失，就算尽了他你的职务，现在图书馆是研究室，管理员不仅只保存书籍，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，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。

现在图书馆已经不是藏书的地方，而为教育的机关，所以和教授法有密切的关系。教授法若是变更，那么图书馆也不能不变。从前旧教授法是以教师为主体的。现在不满意这种制度，在教科书和讲堂以外，还由教师指出许多的参考书作学生自动(学)的材料。按这种新教授法去实行，若没有完备的图书馆藏了许多的参考书，决不能发生效果。所以现在图书馆主张复本增加，就是主要的书不仅只一本而备了许多本。美国某大学设了助教制度。从前只有一个教师的，现在添了许多助教，这班助教，不必上讲堂授课，只在图书馆里搜罗书籍供学生参考。这种制度有两层利益：一层可以消除师生间隔阂，一层可以鼓励研究的兴趣。因是实行这种制度，所以图书馆的复本不能不增加。

旧图书馆采文库式，取书的手续非常麻烦。阅读的人不能亲自拿书，只能在目录里查出书名填在单子上叫管理员拿来。若是拿的不合用，又要按以前的手续去换。现在欧美各国为节省无谓的手续和虚费的时间，并且给阅览的人一种选择的便利，所以主张开架式。但是开架式有一层弊处，就是损失较多，不过这是少数金钱的损失算不得什

么,据美国的统计,开架式所得的利益比损失大得多;英国有安全开架式,比较稍好一点。此外又因为开架式发生目录的问题。从前的目录是字典式,就是以书名的A B C D排列。这种目录很宜于文库式,因为可以使管理的人便利。但是开架式的目录,宜于分类,就是依书籍的性质去分别。因为图书馆就是研究室,阅览的能随时翻阅才好,若是用字典式,那就不太方便了。

以上说的是两层,一是副本增加,一是开架式,这都是图书馆的新趋势。

北京大学图书馆从前是开架式,不过设备很不完全,后来移到一座新地点,这地点本来是作学生寄宿舍的,所以房子很小,全不合图书馆的建筑。近来没有法子,只得拿小房子当文库,大的当阅览室,把合于新趋势的制度反而废掉了。从前敝校想移到西山去,恐怕不能成为事实,所以现在想法子废去文库式,采用开架式。但是开架式最重要的是公德心,敝校阅书的有一种不好的习惯,就是借去的书笈往往不按期交还。图书馆的职员虽然很多,但是天天办的都是些借书的手

续。所以这个图书馆不是研究室,变成借书所了,现在打算从明年起,无论谁都不许借书,减少这些办无聊手续的职员,添聘些助教式的学生,那么于图书馆的新趋势或则接近一点了。

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,和社会教育更有关系。贵校是研究教育的,所以我希望贵校添设图书馆专科或是简易的传习所,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。这是我个人的希望,觉得贵校是最相宜的。从前清华学校拟设图书馆专科,后来因经济不够,所以不办。他想明年暑假办一个图书馆教育传习所,但是他在城外,也有许多的不便利,所以我仍希望贵校举行,这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,也是关系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。请诸位注意。

* 原转《平民教育》一九一九年第十号,此件藏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,本刊发表时据原件复制件校对,两处括号是根据文意后加的。北京高等师范即今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,予同即周予同。

李大钊同志着力于图书馆的整顿和扩充

我和大钊同志认识是在一九一八年的春天。那时,大钊同志刚来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*。素仰其人的我,能够得以亲聆教益,十分欣喜。在图书馆里,他总是身穿一件褪了色的布袍子,含着微笑的诚朴谦和的态度,热情地接待向他求教的青年,诚恳地细致地畅谈自己的看法。北大图书馆原为藏书楼,设在马神庙的校址内,一九一八年十月才迁到刚刚建成的沙滩红楼新校址。大钊同志到职后,即着力于图书馆的整顿和扩充。著名藏书家江西九江李盛铎(木斋),

是我的远门亲戚,他因我的关系把一部分藏书让给了北大图书馆。通过这件事,我和大钊同志就更加熟悉起来。

节自许德珩:《纪念伟大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》(载1979年10月27日《光明日报》),标题是本刊加的。

• 据《国立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》中“职员一览”记载,图书馆主任章士钊于“民国七年一月”离职,大钊同志是章士钊离职后到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的。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日《北京大学日刊》载“进德会通告”,其中甲种会员名单内有李大钊。因此,大钊同志到北大图书馆的具体时间,应是一九一八年一月。

词典，查查词典里对于记起来的“exakt”一词说些什么，就有效得多。这样就找到了“genau”这个德语词，这样记单词比马上查阅对译词典，要牢固十倍。

现代词典已经不止是在基本词义方面“反映世界”。组成的词典条目中许多充满词组和典型例句，完全“适于阅读”。

词的含义及其使用规则是在它与其他词汇的搭配中体现出来的。

一部好的词典是一座宝库。词典不是孤立地，而是通过不同的上下文给我们解释词义，这就使我们能够用更多的方式记住单词了。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搭配中反复出现多少次，它就在我们的意识中得到多少次反映。嵌入这个词的句子是掌握这个词的一个很好

的词义范例。对一个词来说，不掌握使用的钥匙，它就不是一个词，而只是字母和音的堆砌。另一方面，又不可能把各种使用这个词的具体场合全部记住，因为这样要记的东西就太多了，而且也不会有什么效果——这样做既机械，又繁重，既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也没有那么大的耐心。

因而，要多注意词典提供的词汇用法范例。可以把它们抄在词汇本上，但必须标上支配关系，即注明该词（动词、名词、形容词等等）与其他词发生联系时使用的前置词、后缀、词尾变化等等。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要增添一、二个词作为补充说明。

（编译局俄文组转译自〔匈〕卡托·兰布《我是怎样学外语的？》一书的俄译本）

· 编 后 ·

中国图书馆学会的成立，预示着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终于进入了一个有组织的新阶段。它将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理论和实践中起着重大的组织和推动作用。这期本刊以一定篇幅纪录了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大会的内容和活动。另将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次全国科学讨论会论文目录（共174篇）编作附册2，以利学术交流。

李大钊同志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者，也是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伟大先驱者。为了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90周年，我们重新发表了他《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的演说辞》。这个演说辞发表至今已经60年了，但是演说的精神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，值得我们继续工作和战斗在图书馆战线上的同志们深刻领会和学习，努力继承和发扬。

为便于有关单位全面学习和研究李大钊同志革命的一生，本刊还以附册1发表了《李大钊著译系年考录》和《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活动简表》资料。

本刊自发刊以来，受到国内外读者的热情欢迎与支持，但限于篇幅，许多来稿未能充分采用，深致歉意。明年本刊定为全国性图书馆学、目录学、图书学、文献学综合性季刊，欢迎大家踊跃投稿。

· 启 事 · ①本季刊1980年订于每季季末出版，全国邮局发行，另售。本刊代号2—408，欢迎向当地邮局办理预订。个别漏订、缺期者可向文物出版社发行科补购。②1979年第一期尚有少量存书，需订者可向北京图书馆发行组征订。第二期附册印份有限，仅酌赠有关单位。

李守常先生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的演说辞（书影）

平民教育

(三) 中華民國八年十二月十三日

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